

赵德发◎著

# 缙 卷 与 决 绝

◎本书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第四届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百年农村的沧桑巨变，农民与土地的血肉联系，尽在书中展现！

评论家蔡葵、陈骏涛、张清华、王士强、张艳梅

联袂推荐

赵德发◎著

# 缙 卷 与 决 绝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缙缙与决绝/赵德发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04-2788-6

I. ①缙…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9630 号

---

## 缙缙与决绝

---

作 者: 赵德发

责任编辑: 黄倩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http: //www.nwp.cn

http: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长鸣印刷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10mm 1/16

字 数: 347 千字 印张: 21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788-6

定 价: 33.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8638

# 第一卷

## 第一章

许多年来，天牛庙及周围几个村的人们一直传说：宁家的家运是用女人偷来的。

和许多民间传说一样，宁家发家的故事也在庄户人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中演化成若干种版本。但不同的只是枝叶，故事的主干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在故事的开头，宁家在天牛庙还只是一个外来户，一个叫宁三的年轻汉子正跟他妻子和两个闺女窝在天牛庙村头的一间破屋里。这宁三来自北乡，生下来就是一个穷光蛋，小时候给财主家放牛，长大了就在那家扎冤汉也就是做长工。可是这个宁三不安分，干了两年竟把人家的丫鬟拐走，跑出二百里地来到这天牛庙，因为这庄的首富费麻子是他的表姨夫。费麻子收留了他，给他一间破看场屋子，又拨了几亩地给他种，宁三就与那丫鬟安下身，时间不长生下一女，一年之后又生下一女。这时候的宁三还平淡无奇，因为费麻子虽然收留了他，却没将他和其他佃户另眼看待，每到庄稼登场，费家派去收租的管家斤是斤两是两，没有丝毫的含糊。宁三拖家带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让宁三改变自身及后代命运的契机，是他在某一年某一天遇见了一个醉汉。是在什么地方遇见的，传说不一样，有的说宁三正在地里锄草，忽遇一个走得歪歪扭扭的老汉向他要烟抽；有的说宁三正在河边挑水，忽遇一个老汉向他讨水喝。但不管怎样，就像一条河在某处分成许多细流，流到某处又汇成一股一样，这个故事后来都如是说：这个醉汉是风水先生，他酒后吐真言，告诉了宁三一个不该告诉的重大秘密。他向宁三讲，他已经把他平生发现的最好的一穴坟地给了他平生最喜欢的人。宁三问给了谁，先生朝东边山上一指，说是刘罐子的娘。宁三认识刘罐子，那是给费家看山的一个青年，长年跟他娘住在山上，昨天刚听说他娘死了。

## 缱绻与决绝

先生醉里咕咚地说：“死得好呀，人老了就该死呀！想想她年轻的时候有多好，把我迷得整天往她家跑，他男人把我的头打破了我也不改。可是如今她老了，老得叫人没法看啦，你说她不死干啥！不过，咱没忘了她的情分，咱挑了那穴地，让她儿子跟东家要来埋她，也算对得起她啦！”这时宁三就问占了那穴地有啥好处，先生摆着手说：“你等着看她孙子吧，不竖旗杆才怪哩！”在醉汉走了之后，宁三立马去了东山。他果然在山前看到了一座新坟，刘罐子正一个人坐在坟前。宁三去打量小伙子，也怪，小伙子脸上竟没有丧母之人应有的悲容，相反的是却有一片隐隐的喜色，于是他就对风水先生的话深信不疑了。看看坟，再看看小伙子，他心中像闪电一样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就叫他的妻子去了山上。

故事讲到这里容易出岔子，而且在近百年来无数次的讲述时总是有人献疑。说宁三真不要脸，怎么能使出那一招呢？但讲述者总是像真理在握者一样面不改色，从从容容，言之凿凿。他们讲，你认为宁三读过圣贤书，知道何以为羞，何以为耻？况且，他那个老婆是丫鬟出身，一准不是正经玩意儿。有的讲述者甚至肯定地说，那丫鬟其实早跟财主家少爷玩过了，是少爷玩够了把她蹬了，她才又贴上了宁三。这么一讲，宁三老婆上山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小女人上山后，就跟刘罐子睡了。这当中的过程众说纷纭。在对这一过程的讲述中，众多讲述者无不将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有的说那刘罐子打了多年光棍，见小女人送上门来是喜从天降，立即与其滚在一起，将一粒无比金贵的种子播于小女人腹内；有的说刘罐子因生母刚刚辞世有所顾忌，小女人施展了万般手段方将他俘获，使宁三的计谋得逞。而故事讲到最后都是一样的结局：刘罐子过了不久娶妻生子，十八年之后儿子还像老子一样是个看山佬，便找老风水先生问缘故。老先生也觉得蹊跷，便反复盘问刘罐子当年的经历，问清楚之后扼腕长叹：“唉，贵子早叫你扔了，你还找我作啥？！”刘罐子似有所悟，于是到村里看宁三家情景，而这时显示宁三的儿子中了举人的旗幡已经高高飘扬在宁家门前了……刘罐子大悔不迭，走向山里躺倒，两月没起床，郁郁而终。

这就是宁家的发家传说。不管这传说是真是假，宁家祖上曾出过一个进士，后来放了个山西介休县知县这确是事实。那个叫宁参的宁家先人也真是个好样的。他虽出身贫寒，可六岁的时候就在大街上拿着木棒写字。这天又写了半街面字，正巧费家老爷从那里走发现了，见沙土上的字挺像回事，就暗暗称奇，遂让宁参念给他听。不料宁参擦一把鼻涕说他不认识。老爷说你不认识怎么会写？宁参答曰看了人家门上贴的对联，学着写的。费家老爷这一回是吃惊了：了不得，不

会念就把字记下了，这孩子不是神童又是什么？慌忙找了宁三商量，让这孩子到他家陪少爷读书去，束脩之类概不用宁三出。一进私塾，这宁参果然不同凡响，用先生的话说，他读书不像读而像“吃”，不出几年，四书五经吃了个透，十八岁上中举人，二十一岁中进士。到二十六岁上放了县令，七八年后就在家中置地三十顷。要不是他三十六岁上得伤寒死去，宁家的家业还要庞大。可惜，宁家也只出了个宁参。他的儿孙们也都读过书，但没有一个成器。而且，在宁参之后他家还有过一次神秘的大火，一下子使家势颓败了。人们传说，这是那个老风水先生见自己的心血没让相好女人得济，一气之下做的手脚。具体的办法，是在宁参家门口的旗杆周围暗暗下了若干支桃木钉，所以将宁家的运气给破了。也有人说，让老风水先生做手脚也是费家的意思。宁参能入学念书全靠了费家，可是宁家却忘恩负义，宁参挣了钱回家置地，大部分是从费家手里夺去的，让费家在天牛庙村的地位一下子跌了下去，如此这般，费家还有不报复的理儿？

不知老风水先生另外做没做手脚，宁家还有这么一个怪事：辈辈不发长子。哪一辈上分家也是长子分得多，但过着过着老大就赶不上他的弟弟，不是早亡就是穷下去。所以，长子这一支就像漏水的管子，不知不觉就让宁家的家产减了下去。到了宣统二年，宁家的长房又一次分家时，身为长子的宁学祥虽比他的弟弟多分三成的家产，但也就只有地五顷、牛五犍了。

出事的那天是民国十五年腊月初七。那天天气很好，一大早，宁学祥就背上粪筐往村外走去。他今天要去四里外的王家台。后天他的大闺女绣绣就要出嫁了，昨晚上数算了一下，那个庄的八家佃户中还有三户没有送贺礼。想了想，这三户都是挺妖翘的，交粮拨工从不那么顺妥，很有必要去催一催。平生第一回送闺女，喜果子无论如何要多一些，这样老子脸上也显得光彩。这是一。二一桩，也是别让这些狗东西坏了规矩——东家办喜事，种地户子在那里装不知道，这算啥事儿？

宁学祥这么想着就走到了围子的西门。此时，有一人半高的两扇柞木围门已经打开，看围门的两个年轻汉子正袖着手蹲在墙根晒太阳，见了他便打招呼：“大老爷出门？”宁学祥眼睛似睬不睬地扫了一下他们，便走出了门去。这些看围门的都是青旗会的人，是受他儿子宁可金管的，所以他身为宁可金的老子自然不必跟他们客气。

出了门，宁学祥见墙外有一摊人屎正顶着霜花，便放下筐，用铁打的四股粪

## 缙纆与决绝

又将它收拾了起来。背上筐，又接着走。走路背粪筐是宁学祥的老习惯。他不像别的财主，走路甩着两只空手，甚至还让觅汉用车子推着。他知道粪的用处。那是能变粮食的东西。就像人死了变鬼，鬼再托生为人一样，粪和粮食也是互相变来变去的。粪是粮之鬼，粮是粪之精。当东家的，这个理儿要明白。宁学祥一边拾着一边走，二里路走下去，粪筐已是沉甸甸的，筐沿儿硌得尾巴根有些疼。路边就是他的地，但他不去倒掉。因为这是租出去的地。租出去的地就没有必要由他去投肥，肥料是佃户家出的。直到走到一块自己带领觅汉种的地，他才去深挖了一个坑，将那些粪埋在了里面。

到王家台走了走，宁学祥生了一肚子气。这三户竟然都还没置办贺礼。问他们知道不，他们都说知道，说完了却低着头叹气。王老六的老婆还背过身子去擦眼泪。宁学祥心想，甭给我来这一套。不管怎么说，你种我的地，我闺女要出嫁了，你也得给我送两包喜果子去。不送的话，来年还想不想种地？这话他没出口，只把它写在脸上。佃户们看了，最后都说：“老爷你回去吧，俺今明两天一定到您家去。”宁学祥见他们如此说，便道：“其实我也不想来说这事，我是怕人家笑话我：闺女出嫁，没人送喜果子，宁学祥是咋混的？你们去送，也不用送太好的，桃酥羊角蜜什么的太贵，三角果就行啊。”说完就走了。

回来的路上在拾一摊牛屎的时候，宁学祥看见了从自己村里飞快跑来的觅汉小说。当小说上气不接下气地将那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个一直跟宁家长子们作对的噩运来了。

那事情发生得让宁家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在宁学祥走了之后，宁学祥的老婆田氏便开始带领儿媳妇莲叶和办饭的李嬷嬷为绣绣出嫁的事忙活。田氏是个疼孩子的女人，对闺女的事一点儿也不马虎。她先是将早已为绣绣准备好的被褥再检查一遍，看被角上应该拴缀的枣和栗子是否弄好，又拿过一串钥匙，将陪送闺女的橱子柜子上的锁逐个插了一遍，看是否有不好开的。这当空，绣绣正和妹妹苏苏在玩一个锃亮锃亮的电把子。那是她们的哥哥刚从城里买来陪送妹妹的。那玩意儿是奇怪，也不装洋油，亮起来却那么刺眼。苏苏拿着它往李嬷嬷的眼上照，照得李嬷嬷直眯眼笑。她伸着手说：“大小姐、二小姐，也叫俺看看！”苏苏就递给了她。李嬷嬷接过去看了两眼说：“省着点吧，甭叫它亮了。”说完就用嘴吹。见吹不灭便急了，说：“这可怎么办？插到水盆里淹死吧？”将宁家几个女人逗得直笑。

这时候，觅汉小说到后院说，又有人来送果子，田氏便放下手中的钥匙去了

前院。那里的檐下，果然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提了四个红纸糊出的小匣子。田氏见有些面生，让她们进屋后就问是哪里的。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她是葫芦沟的，男人叫张贯礼，跟她来的是她的闺女。她家借了老爷家的钱，至今还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的喜事，就上门来贺了。田氏想想，似乎听男人说过葫芦沟张贯礼借钱的事，就把她们提来的果子收下了。收下时，她将四个果匣子都暗暗掂了一掂。喜果匣子是木头钉成又用红纸糊起的，不到吃时不打开，有些刁钻人家往往作假，里面不装果子却装地瓜干甚至小石头。前几天田氏已经掂出了五户，均是当场撕开让他们丢脸。今天这四匣不轻不沉，晃一晃声音也对头。田氏心里满意，就让李嬷嬷泡茶。年长女人摆摆手说：“甬泡了俺不渴。太太，俺早听说大小姐长得仙人一般，可俺从来没见过，能不能叫俺看一眼？”田氏听了这话心里挺熨帖，就说：“看去吧。”接着示意李嬷嬷带她们去。然而就在她们刚进后院片刻，只听那里传出绣绣让狗咬了一般极度恐惧的嘶叫。田氏急忙跑出去，便看到了如此情景：那两个女人正架着绣绣向外走，老女人提了把菜刀，小女人则提了把盒子枪——原来这是两个女马子！田氏立即母狼一般扑上去：“放下！快把俺闺女放下！”两个女匪哪里肯听？小女人飞起一脚，将田氏踢翻在地，然后拉着绣绣出了大门。田氏爬起身，向站在那里打哆嗦的小说叫：“你这个驴杂碎，还不快找人撵！”小说醒过神来，直着脖子喊：“少爷！少爷！”莲叶哭着道：“少爷到东山打兔子去了。”田氏说：“那就叫二老爷！”小说便一溜烟跑出门去。这边，一窝女人都坐在院里号啕大哭。约有两袋烟工夫，二老爷宁学瑞、小说和村里另外一些人来了。田氏没看见绣绣，咬牙切齿地骂：“你们这帮窝囊费！”宁学瑞喘着粗气说：“他们在村后有七八个人接，长枪短枪的，咱能靠得上去？嫂子，快打赎人的谱吧。人家说了，他们是杜大鼻子的人，让咱们快拿五千块上公鸡山。”“五千？”田氏立时背过气去。这边，李嬷嬷与莲叶对田氏又喊又捶，小说便急忙跑向了王家台……

宁学祥是哭着回家的。进院后他扔掉粪筐，径直跑到后院闺女住的屋里。一看果然不见绣绣，只有满屋子嫁妆和红红的陪嫁物在那里，就老牛一般地吼唤：“绣绣！绣绣！”叫过几声，索性倒在地上捶着胸脯子骂：“杜大鼻子，你不得好死！”众人从前院奔来拖他他也不起。

杜大鼻子这一手也确实够狠的。架票，莫过于架财主家那已经定亲但又没出阁的黄花闺女。这叫“快票”，要价高，而且来钱快。被架闺女的家中一般是当天就会送钱领人，因为闺女在山上过了夜，婆家就不要了。宁学祥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遭这么一家伙。五千！五千！宁学祥躺在那里，心里如猫咬一般。因为这个



## 缙纆与决绝

数目如一把锋利的钢刀，冷森森地砍向了他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雄心壮志。

还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宁学祥就不相信他会重蹈宁家历代长子的覆辙，决心要让人们在他身上看到另一番景象。分家分了五百亩地，他并没感到满足——光啃家底子算啥本事？人生在世，不把家业弄大一些就白披了一张人皮！他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他这辈子，手中的地无论如何也要弄到十顷，奔一个大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些年来真是呕心沥血。别的财主都请管家，他却不请，他不相信一个外人能诚心诚意给你出力为你理家。所以这些年来，在家理账，出外收租，都是他一人操劳，农忙时候，他还亲自带领长工干活。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挣，一点一点地攒，能置地的时候就置上几亩。十几年下来，他宁学祥的地已是多了一百二十几亩了。与他相反，他弟弟宁学瑞的家境就不如他。他自己不出大力不说，最要命的是养了个不争气的儿子，整天吃喝玩乐不干正事。如今，他们分家时的地已经是三停去了一停了。可是怎能想到，那狗日的马子就瞅上我宁学祥了呢？五千，这除了拿光家中所有的现钱，还要卖上将近一百多亩地呢！

哎呀！哎呀！宁学祥在地上狠狠摔了几摔腿。

就在众人无奈之际，一个四十岁上下、清清秀秀的女人来了。这是费左氏，绣绣的婆家嫂子，一个有奇异德行因而在村里极受敬重的女人。她站到宁学祥身边叫道：“大叔，光哭不中用呀，快起来想想办法吧。”宁学祥听见是这女人叫他，便顺从地止住哭，抹抹腮边的眼泪鼻涕爬起来了。

待宁学祥坐定，费左氏开口道：“大叔，咱那喜事后天就到日子了，俺文典兄弟今天就从临沂回来，你说绣绣的事咋办？”宁学祥抬起泪眼看了她一下，嘟噜着一对腮帮子没吭声。宁学瑞说：“哥，快凑钱吧。我家还有一百来块大洋，我把它拿来。”说着就要走。宁学祥却说：“慢点。那点钱好做什么？别的咋办？”宁学瑞说：“再想办法呀。”田氏说：“快把咱家的拿出来。”宁学祥冲老婆把眼一瞪：“你能拿多少？”田氏说：“不够再找人借呀！”她对费左氏说：“她嫂子，你家能帮一点吧？”费左氏说：“行，俺拿二百。”田氏很有信心地向男人说：“这么七凑八凑的就行啊。再不够，就到褚家庄找褚会长借，他家借三千也能借出来。”宁学祥立即咬着牙道：“你就知道借！你当是借了就不用还啦？”田氏一听，便不敢做声了。

费左氏正要再开口说什么，少爷宁可金一手拿猎枪，一手提了两只野兔子，虎里虎势地蹿进了门。他问道：“绣绣是叫架去啦？”田氏哭道：“这还假啦？你个贼仔也不在家里看家，死到山上干啥呢！”宁可金把腮帮上咬出道道筋棱，跺着脚说：“我查查今天谁看北门？我把他们治死！”莲叶说：“你治死他们也没用，他们说

是葫芦沟的，谁能认得真假？”宁可金转转眼珠说：“我去找褚会长，叫他把青旗会集合起来上山！我要亲手抽了杜大鼻子的筋，把绣绣抢回来！”宁学祥点头道：“这法子行！这法子行！”宁可金便一转身走了。宁学瑞瞅着宁可金出了门，摇摇头道：“这个法子够戗。这不是守围子，这是上山，褚会长不会动手的。”费左氏说：“二叔说的是，这个法子一准不行。”田氏又哭起来：“这可咋办呢？他爹，还是快借钱吧！”宁学祥却道：“等等可金，等等可金。”众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便坐在那里长吁短叹地等。

等了一会儿，门外忽有一个老汉探头探脑。细看看，原来是红鼻子封二，莲叶便问：“有事？”封二便擦一把鼻子畏畏缩缩地走进来，弓腰站在那里瞅宁学祥。宁学祥大声说：“有事说呀！”封二老汉笑一笑，吞吞吐吐道：“老爷家摊了事，不算卖地？”宁家一帮人听了，都瞪着眼瞅他。宁学祥哆嗦着腮帮子问：“你买多少？”封二说：“买一亩吧。我有现钱。——哎，你要多少？”说着就把手插进了怀里。宁学祥猛一拍桌子：“放你娘的屁！”莲叶说：“还不快走！”小说便上前推他。封二莫名其妙地叫：“你家不卖地呀？不卖地拿啥赎人呀？”但他直到被推出大门外也没得到回答。

封二刚走，宁学祥的远房兄弟宁学诗来了。这人上过几年学，通晓文书尺牍，常在村里给人代笔办事，尤其是爱做买卖土地的经纪人，因而得一浑名“土螻蛄”。他先开口安慰了大家几句，然后问：“学祥哥，打了个啥谱？还不快往外卖地？村里不少人都找我，叫我来问问你。要办的话，我给你找主儿。”听了这话，宁学祥气得脸都青了。他用指头点着宁学诗说：“你还算是宁家的人？你就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宁学诗也莫名其妙，说：“你不卖地？你有钱是不？”宁学祥一挥手：“有钱没钱的不用你管！你快滚出门去！”

宁学诗走后，宁学祥破口大骂：“娘个×，都想叫我死呀？一个个都是狼，整天红眼绿眼的，一找到茬子就下口咬！”见他这样，众人没有一个敢吭声。

等到中午，宁可金回来了。众人忙问结果如何，宁可金黑着脸去墙上取了大刀片，又抄起门后的一杆“土压五”钢枪，说：“他们不去我去！小说，你快到街上敲一圈锣，叫咱庄青旗会的兄弟都拿着家伙到这里来！”宁学祥一拍桌子：“胡闹！小说你甬去！”小说在一边便没敢动。宁可金把枪在地上一顿：“那你说咋办？”众人便也一齐去瞅宁学祥。然而宁学祥却去瞅一直靠在墙边悄悄哭的苏苏。费左氏焦急地道：“大叔，时候不等人！天说黑就黑了，得上山领人呀！”宁学祥低下头去，咬着牙关哆嗦着眼皮想了片刻，然后朝桌子上一扑，将双拳擂得桌子山响，大声哭

## 缱绻与决绝

道：“不管啦！不管啦！豁上这个闺女不要啦！”

众人听明白后，都大吃一惊。费左氏气急败坏地道：“那俺咋办？俺那兄弟媳妇咋娶？”

宁学祥仍趴在桌上不抬头，嘴里呜噜呜噜地说：“叫苏苏替，叫苏苏替。”

费左氏为人广泛传颂的闾范懿德，起源于十七年前。

费左氏娘家是二十里外的左家庄，十八岁上嫁与费拴子。费左氏一辈子都恨那当媒婆的二表姑。二表姑图了费家的东西，就说这家怎么好怎么好，让她进了这家的门。到这里才知道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费家祖上虽然风光过一阵，而后来是一辈不如一辈，如今费家的子孙二三十家，没有一家是很像样的。家产就数费拴子家的多，但远远不是二表姑讲的那么殷实，也就只有百十亩地，一头老犍牛和一头瘦驴。最不咋样的是这家人丁不旺，只有爷儿俩过日子，公公费洪福已经六十挂零，而他的独子费拴子却是痨病在身。费拴子实在太差劲了。费左氏经常想：如果这世上有冒牌男人的话，那么第一个冒牌男人便是费拴子。她第一次见费拴子是在拜堂时隔着蒙头红看他的。只见他身子瘦瘦细细如旱地的病葱，步态虚飘飘的像踩着一地棉花。更奇怪的是从侧面看去，他的胸脯竟然也像女人的那样突兀而出。及至晚间上床之后她被硌得生疼，伸手一摸，才知道那东西原是一堆骨头。就是这个费拴子，他在新婚头几天靠二十年里才攒出的一点劲儿，让费左氏由闺女变成妇人，让她初步领略了床第之乐，而这以后，他就那么不负责任地弃她而不顾，每到晚间只管躺在床的另一头喘他的气、咳他的痰。在那无数个漫漫长夜里，费左氏都是躺在那里一声不吭，默默地拿泪去喂她的绣花枕头。四年后，费拴子竟连冒牌男人也不愿当，一甩手西行归阴了。而费左氏，此时才只有二十二岁！

怎么办呢？费左氏在刚刚丧夫的那些个晚上反反复复地想。她知道，改嫁是万万不可能的。她娘家爹是读过书的，多年来就教导她遵从圣人古训，如今岂能让她做出丢人之举？费左氏想，既然这条路不能走，那么我就走正道，求个好名声吧。

她首先想到了死。一个久病的男人离世了，年轻的妻子为他烧完最后一刀纸钱，然后从从容容引颈入缢……这件事，足以让乡间秀才秉书报官，日后载入厚厚的县志。费左氏粗识文字，父亲藏的一部本县县志她曾读过多遍，书中《烈女篇》里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但费左氏想一想费拴子那个赖样儿，又实在不愿步

他的后尘。她觉得无法忍受与费拴子双双步入冥府的情景。

不愿殉，那就守吧。“殉易守难”，世人一直这么评价。费左氏想，我是能守住的。这两年与丈夫有名无实我都过来了，我不信在今后的阴沟里能翻船。我好好操持家务，好好孝敬公公，过两年再从姓费的某一户中过继一个儿子，认认真真抚养他，让他长大了为费家娶妻生子接续香烟。但费左氏忽然觉得，这个做法又太平淡，太陈旧。

既然把自己押上了，要来就来个不同一般的。费左氏这样想。

上完“五七坟”的那一夜，她又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突然在黑暗中她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是公公费洪福在堂屋里发出的鼾声。公公因为老来丧子，这些天哭得特别凶，今天又是几次哭得不省人事。但是今晚他睡得特别沉，可能是太累了。公公的鼾声十分响亮。这鼾声就像一头老克郎猪，蹒跚珊珊走出堂屋的门，在院中游荡一番，然后在她的门前拱啊拱的。听着这鼾声，费左氏心中一个念头腾地一亮，她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

第二天，费左氏骑着一头大黑驴，回到了二十里外的娘家。与娘抱头哭了一番，便去了她爹左玉钧的书房。她知道娘的愚鲁，有些事是不明白的。爹念过多年私塾，至今还以坐书房为乐，十天有八天泡在里面，懂得的事理非常之多。在那间飘着书香与墨香的房子里，费左氏与爹闲扯几句，就把问题提了出来：“爹，男人到多大年龄才没有生长？”

左玉钧听了这句问话万分震惊。他没想到让他调教得知书达理、温顺如猫的宝贝闺女会提出这样一个无耻的问题。他圆睁怒目盯着闺女那张姣好的脸蛋，想从上面寻出几分淫荡的痕迹，然后狠狠教训她一番，不料闺女却敏感地看出了他的心思，急急忙忙交代了问话的目的：她是想问一问像公公这样六十四岁的男人还能不能生养后代，行的话，就给他续弦，让费家的家业有一个亲骨肉继承。

左玉钧又是一个万分震惊。他没想到闺女会为婆家想出这样一个主意。他拍拍额头长叹一声道：“祖宗有灵，叫一个节义之女出在左家！”而后，他正襟危坐，夫子讲道一般回答了闺女的问题：“古人道，男八八、女七七而天癸尽。你公公今年适逢八八，按说已不能兴事了。而男之八八只是个大致的杠儿，实在的情景因人而异，有人七七便已肾气衰竭，有人九九仍能上阵御女。要知你公公行与不行，可用二法：第一，验其身有无负斗糠之力；第二，验其尿水可否穿透灰堆。这两条俱备，费家香烟死灰复燃有望矣！”

得爹一番教导，费左氏面红耳赤称谢退去。

## 缱绻与决绝

十天后，费左氏再回娘家向爹秉报：经验证，公公两条能力俱备。费左氏对公公所作的验证，是在公公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进行得十分巧妙。以至于几十年后，天牛庙及十里八村的人们仍在传颂这女人的聪明。

当时，左玉钧听了闺女的秉报，马上找媒人说了意图，让其快快为费洪福物色新妻。媒人稍稍迈腿，便找了一个穷汉家的闺女，年方十九。这时，左玉钧便亲自去了一趟天牛庙，向老亲家讲了这件事情。听说是儿媳让他续弦，他感激涕零，连声说真没想到这孩子还有这份心思，实在难得！实在难得！他又说，“可是俺已经老啦，老虎的尾巴干了梢儿啦。”左玉钧哈哈笑着说：“老哥你还行，俺闺女早已试过了。”待听清儿媳暗地里做的事情，费洪福立马羞红了老脸。

光绪三十一年冬，六十四岁的费洪福喜迎新妻，翌年生一男，取名文典。孩子落草之后，费洪福老泪纵横，郑重其事地向儿媳跪下，叩了三个响头。从此，费左氏挽救费家血脉之既枯的壮举，便为这一带人们广泛传颂。

以后，这个家庭又接连出现变故：费洪福虽老来一搏生出了儿子，但经受不了年轻妻子的掏掘，在文典三岁那年死去；文典长到五岁，他娘又因一个特殊原因离世。这样，她便当起了小叔子的娘，同时也撑起了这个家。虽说家境不富裕，但费左氏还是让文典去念书。在本村念了几年，前年又把他送到了临沂上中学。她深信她娘家爹整天挂在嘴头的那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她决心让文典读书读出名堂来。眼下，她让十六岁的文典成亲，为的是早早让费家的血脉之链再接上一环。

绣绣出事的第三天，费文典的婚礼如期进行。可是在新娘子让宁家的大队送亲人马送到费家门首的时候，费左氏却还在艰难地对新郎官做着劝说。新郎官费文典是两天前从临沂回家的，听说绣绣被架走、新娘子换成苏苏便大哭一场，之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起。两天中费左氏好说歹说，直到嘴唇上磨出了茧子，费文典才能够正视现实答应接纳苏苏。今天早晨他起来洗了洗脸，门前迎亲的鞭炮就炸响了。这时新郎官应该到花轿前拱手作揖请出新娘子的，然而他却面无表情在院里呆站着。费左氏说你快出去呀，人家都到门口了你还弄这个样子！边说边推，费文典才出门在人们面前露脸，去花轿前草草一揖。

拜完天地拜高堂的时候，婚礼出现了一个动人场面：新郎新娘站在那里，面前无人受拜。管事的宁学诗高叫：“就得拜你嫂子呀！你嫂子上哪儿了？快来快来！”这时，有几个女人从屋里推出了费左氏。费左氏推拒道：“不能拜俺！不能拜俺！”一院子看景的都叫：“就得拜你呀！不拜你拜谁？”这时，费左氏终于站到新人

面前了。在一对新人跪倒之际，满院的人肃然起敬，有一些妇女还悄悄地擦眼抹泪。

苏苏低头坐在新房里，脸红得像个熟桃子一般。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她今天坐在这里当费文典的新媳妇。去年，她姐姐与费文典订了婚，看着姐姐整天溢于言表的欢乐样子，她心里羡慕不已。费文典不光长得俊，而且还在临沂上学。全村在外头上学的只有他一个。这件事了不得，这将预示着 he 今后前程无量。两年来，情窦初开的苏苏常常想，我不找丈夫便罢，要找也找个姐夫那样的！

一个偶然事件使苏苏的梦想成了现实。起初苏苏对这个现实是抵触的，她没想到爹会那么狠心，放着让马子架走的姐姐不救却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她对爹哭喊：“我不去！我不去！”可是爹把桌子一拍说：“你不去我揍死你！”苏苏说：“你揍死我我也不去！”爹这时反倒软了下来，说：“苏苏，好闺女，爹求你行不？”苏苏哀哀地哭道：“俺姐还在山上呀！”爹说：“不要说她了，这不怪别的，就怪她自己的命不好，咱们这地方富户的闺女多的是，怎么就偏偏架了她呢！好闺女，听话，你去吧，爹陪送你十亩地……”

对陪送这些地，苏苏并没有记在心上。以她的年龄和阅历，她还不知道十亩地的分量。但她记住了爹说的“命”。现在，苏苏便拿这话宽慰自己，“是啊，别的不怪，就怪命。绣绣的命不好，我的好。”这时的苏苏，便心慌气短地在那儿坐着，等待着命运为她安排下的一切。

天黑下许久，客人们也都陆续走掉，费左氏带着费文典走进了屋。苏苏不敢抬头，只看见两条男人的腿迟迟钝钝地挪着，挪着，最后挪到了一把椅子前停下。费左氏把桌子上的铁碗子油灯挑得更亮一点，说：“早点睡吧。”然后就走了出去。

苏苏的心骤然急跳起来。她知道接下来的时间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那种事情她在十四岁那年亲眼见过。那天街上来了一帮耍猴子的，一家人都去看，只留下了一个李嬷嬷。苏苏看了一会儿想要撒尿，便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刚进门，就见李嬷嬷正在堂屋门口鬼鬼祟祟地向哥哥住的房门张望。看见苏苏进来，李嬷嬷诡秘地笑道：“二小姐，你去看看那里正干啥。”苏苏问：“谁在那里？”李嬷嬷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苏苏就走过去了。走到门口，只听里边哥哥急喘着道：“你说，恁不恁？”一个女声急喘着应：“恁！真恁！”听声音是丫头小葱。苏苏想：是啥事让他们这么恁呢？就要推门走过去。谁知门拴死了，她便到窗户缝中往里瞅。这一瞅，让她瞅到了一个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场面：哥哥正裸着下身把小葱压在床

## 缱绻与决绝

上……苏苏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只吓得扭头就跑。跑到堂屋，李嬷嬷笑着问：“瞅见啥啦？瞅见啥啦？”苏苏说：“打鼓！他俩打鼓！”李嬷嬷莫名其妙地问：“打鼓？打啥鼓？”此后，她也没敢把这事告诉娘，但过了几个月，小葱肚子大起来，还是叫太太看出来，就给她两块大洋将她打发回家了。这两年苏苏虽说没再见小葱，但眼前却常常出现她那副样子，耳边不时响着她那“真恣真恣”的欢叫声。每当这时，苏苏就感到周身发热，一种渴望像火龙一样在她体内窜来窜去……现在苏苏又有了这种感觉。她忍不住抬起头来去瞅坐在桌边的那个小男人。

苏苏发现，那个小男人也在瞅她。她心里一慌，忙又低下头去。这时，她听见费文典说话了：“苏苏，你愿意到这里来？”苏苏把头点了一点。“你觉得咱俩成亲不错？”苏苏又把头点了一点。她刚点完头，却听桌子“啪”地一响，抬眼看时，是费文典怒气冲冲站起身来了。他瞪着苏苏道：“你真不像话！你姐姐还在马子那里受罪，你知道不知道？”一见费文典是这个心思，听见他提起姐姐，苏苏心头一颤，立马哭了。她辩解道：“俺不愿意，可俺爹非叫俺来不可，你说俺能怎么办？”听了这话，费文典不吭声了。他往椅子上颓然一坐，叹口气道：“咳，咱都是一样的，一样的。”

这一夜，他们分别睡在床的两头，一人裹着一床被子。苏苏悄悄地淌一阵眼泪，然后再迷迷糊糊地睡一阵。床那头，费文典长吁短叹翻来覆去，一点儿也不碰她。第二夜，仍是如此。但在白天，两个人却遵从费左氏的吩咐，该干啥干啥，一点儿也没让别人看出异样。

第三天上，下了一场大雪。那雪是随着西北风来的，结实得像盐粒子。待这盐粒子铺满了地，人就冷得受不了了。晚上只盖一床被子，不由得浑身直打哆嗦。到了半夜，费文典开口道：“唉，这么冷。”苏苏也觉得太冷，就说：“咱们把被窝合在一块儿吧。”说着就坐起身，将自己盖的被子展开，覆在了费文典身上。费文典却躺着一动没动。苏苏不知他什么心思，就没敢造次，只身着单薄的内衣坐在那里。费文典抬头看看她，说：“不躺下，还不冻毁啦？”苏苏心头一热，像个小猫一样吱溜钻到了被窝里。她是缩着四肢进被窝的，她觉出她的膝盖与胳膊肘子碰着了费文典的一条长腿。她哆嗦了一下，往后一闪，身子呈弓状搁在那里。但那条腿没动，像一根粗壮的树干。这时，苏苏耳边又响起了小葱四年前的叫声。她抵挡不了那种渴望。于是，她就像一条尺蠖虫一样，慢慢靠上了那根树干。她感觉到，那树干就像受了风似的抖了一抖，便又不动了。苏苏便将弯成弓形的身子一点点展开，平贴到了费文典的身上……就在她期待着费文典的反应的时候，院门忽然被人拍

得山响，接着就是小说那近于女声的尖声喊叫：“二小姐、二小姐，大小姐回来啦！”听见这，苏苏腾地坐起，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唉哟，可回来啦！可好啦！”在跑出房门的刹那，她回头对也已惊坐起来的费文典说：“哎，俺还是叫俺姐跟你！你也快起来去吧！”

苏苏跑出门，小说还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里抱着膀等她。苏苏跟他一边往家跑，一边问姐姐是怎样回来的。小说道，就在两袋烟的工夫之前，他在偏房里正睡着，就听门外大小姐在叫，赶紧开门看，果然是她，她滚了一身的雪，像个雪人。等叫醒老爷太太，大小姐哭着说，是一个好心的马子趁着下雪山上岗哨松，把她放走的。她走了大半夜，方才摸回了天牛庙。苏苏一听，眼泪就下来了。

踏着街上厚厚的雪跑回家，家里果然闹闹嚷嚷的。她听爹正在堂屋里老牛一般地叫骂：“丢煞人啦！忒他娘的丢煞人啦！”苏苏到门口一看，见里边只有几个男的：爹、哥与小说。爹披了一件破棉袄，一边骂一边在原地打转。哥与小说在一旁站着，阴沉着脸不吭声。苏苏知道姐在后院，便转身去了那里。

在苏苏与绣绣从小就住着的那间房里，传出了田氏的哭声：“我的儿呀，我那可怜的儿呀！”苏苏走进去一看，娘正紧抱着绣绣，莲叶和李嬷嬷正在流着泪劝解。而五天没见的绣绣，此时脸瘦下去一圈，在灯下呆呆坐着像个木头人。苏苏哭叫一声姐姐，也扑到了绣绣身上。谁知绣绣却没哭，她对妹妹凄然一笑：“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苏苏说：“姐，俺不替你了，你回来了你去费家吧。”说这话时，苏苏觉得腰间肉疼，原来是嫂子莲叶在暗暗地拧她。她以为家里还没把替婚的事告诉姐姐，不料姐姐却说：“就该你去，俺是不配他了。”苏苏说：“不，姐夫还是念着你。”绣绣苦笑一下道：“你甭哄俺了。”苏苏说：“真的，这几天他一直没跟俺……”说到这里，几个女人都吃惊地去看苏苏。绣绣这时将脸一捂，“哇”的一声大哭。

苏苏起身走出门去，见前后两院都没见费文典的影子，便又一溜小跑回了费家。刚进门，就见费文典和她老嫂子正在院子里的雪地上拉拉扯扯。费文典说：“我非去不行！”费左氏拽着他说：“你不能去！苏苏已经是你媳妇了，你还去找她作啥？”但费文典还是坚持往外走。苏苏说：“就叫他去吧。”听苏苏这么说，费左氏便将手松开了。她瞅着费文典的背影把三寸长的小脚一跺：“唉，怎么出了这样的事儿！”

费文典与苏苏一先一后往宁家走时，一句话都没说。到了那里，苏苏让费文典进屋，她则在院中站下了。接着，田氏、莲叶和李嬷嬷也都走到了院里。几个女人一声不吭站在那里，耳朵却在听着屋里的动静。



## 缙绅与决绝

只听费文典说：“你可回来啦。”又听绣绣说：“嗯，回来啦。”费文典说：“我从临沂回来才知道你出事了，这几天俺一直惦记着你。”绣绣说：“惦记俺作啥，不是有苏苏吗？”费文典说：“那是他们的主意，俺其实是不愿意的，不信你问苏苏。”绣绣说：“你不愿意咋办？你还要俺？”费文典不吭声。绣绣说：“你知道不知道，俺给你留着的，早叫山上的人拿走了……”费文典气急败坏地道：“你！你看你……”绣绣还在那里说：“把俺关在一间小屋里，门吱溜一响进来一个人，再一响，又进来一个，一连响了三天三夜……”听到这里，苏苏感到心里一阵冰凉，冷得她浑身发抖。再看旁边的娘，已经又扑倒在雪地里大哭起来了。

门口灯光一闪，费文典从屋里出来了。他径直奔向苏苏，一把抓住她的手，就拖着她向大门外走去。苏苏说：“你干啥呀？你要走你先走，俺得去陪俺姐姐！”而费文典不做声，连头也不回，就那么拖着她往家里急走。

走进费家院子，费左氏从屋里出来问为啥又回来了，费文典也不答话，直接把苏苏拖进新房，推到了床上。他铁青着脸撕下苏苏的衣裳，咬牙切齿地进入了她。苏苏先是由着他来，但她没想到曾让小葱欢叫不已的事情会让她十分痛苦。她受不了那钻心的巨疼，大抖着推拒并开口骂道：“费文典你个马子！”费文典听了，往她身上一俯哀哀地哭了：“马子，马子，马子呀……”

## 第二章

天牛庙因一件奇物得名。那奇物是一块黑里透紫、硕大无朋的石头，卧在村前的空地上，像一条休憩的老牛。也怪，天牛庙村里村外都是黄土，唯独这儿有着一块巨石。关于它的来历，人们都相信一个传说：也不知是几百年前还是几千年前的一个晚上，有一位道姑正在这村给一家人治病，突然听见天上嗡嗡大响，窗外亮如白昼。道姑出门一看，见天上正飞着三头牛：一头金牛、一头铜牛、一头铁牛。道姑抬手一挥拂尘，就将一头铁牛打落在地。从此，这件奇物就留在了这里，也不知是哪朝哪代，奇物旁边还建了一座庙，叫作天牛庙。这庙相传住过道姑，也住过道士；住过尼姑，也住过和尚。世世代代的兵荒马乱，也让这庙毁了再建、建了再毁。大清咸丰年间，翟三秃子的长毛军驻扎在这庙中与朝廷兵马打仗，撤退时，一把火把这庙烧了个土平，从此这庙再没建起来，唯有这村名还保留着这三个字，同时也保留着对这庙的一点凭吊之意。